

心海微澜

窦英琪 著

泰山

2006 泰山作家文丛

胡立东 主编



山东画报出版社

心海微澜

窦英琪 著

泰山

2006 泰山作家文丛

胡立东 主编



山东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心海微澜/窦英琪著. —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6. 10

[2006 泰山作家文丛(全 10 册)/胡立东主编]

ISBN 7-80713-404-6

I. 心... II. 窦...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11220 号

责任编辑 刘 晓

装帧设计 王 钧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0531)82098470

市场部(0531)82098042 82098047

网 址 <http://www.hbcbbs.com.cn>

印 刷 泰安农大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50 × 228 毫米

5.5 印张 14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00.00 元(全 10 册)

写在前面

胡之东

风正轻轻吹来，这透明而舒适的风，带来远方秋的消息。这消息是成熟，是收获，是沉甸甸的散发着泥土芬芳的丰收喜悦和辛勤劳作之后疲惫的惬意，如同我此时此刻翻阅这套《2006 泰山作家文丛》的由衷感受。

2005 年，为了展示泰山作家的创作成果，我们选编了十位作家的作品，辑成《泰山作家文丛》，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对激发文学爱好者的创作热情，繁荣泰安的文学园圃，略尽微薄之力。今年，应诸同道之约，又从中选出十位作家的作品，依照前例，编成《2006 泰山作家文丛》，力争能够形成品牌，培养新秀，逐步形成泰山作家之阵容。

本辑在体裁的选择方面较上辑更宽泛了些，涵盖了小说、散文、诗歌、戏剧、报告文学、传记，甚至充满诗心画意的摄影等，而作者既有专业作家，又有公务员、记者、编辑、文博馆员、公司职员，因此更具有代表性。老作家杨平芳宝刀不老，笔耕不辍，其创作不仅涉及小说、散文、歌词，而且戏剧创作更是厚积薄发，文如泉涌，屡屡获奖；作家窦英琪积十几年心路历程和情感波澜发而为文，力求用坦诚的心灵和最真最美的语言来表现这个五彩缤纷的世界；谭践先生致力诗歌创作多年，此次推出报告文学，

以其充满诗意的笔墨，铁勾银画了泰山脚下一位实干家的人生轨迹和创业历程；子丁的小说从农村、城市以及校园、家庭取材，真实反映了现实生活中小人物的不同命运，体现了对人性的深层次思考；车祥俊、牧风不论为诗为文，更是以其年轻的心及成熟老到的笔触、冷峻犀利的目光来审视、洞察社会与人生，多有发人未发之妙笔，平淡中深蕴人生之哲思；青年作者高亚菲，虽业余为文，但多少年痴情不改，其文如岚风送爽，清新、淳厚、怡人；刘水、张鹏不仅精于文字经营，更有绝技在身，刘水的摄影、张鹏的篆刻，其水平更出文学之上，而且饮誉齐鲁内外，此次以文示人，更见其生花妙笔；赵家栋先生是老报人，他沉醉于泰安博大深厚的历史文化，俯拾成篇，亦多文采。相信读者，不仅能够从中看到我市文坛这棵长青树的青春与繁茂，而且肯定会从中收获意想不到的惊喜。

本辑之外肯定还有许多华章佳作，但因容量所限未及收入，好在《文丛》还会继续下去，遗珠之憾，另行弥补。

2006年9月

目 录

心海微澜

- 回家 3
溢满回忆的初夏 9
永不枯萎的亲情树 17
冬日哀思 22
自己的风景 29
行走上海 33
七月的诞生 38
学车 43
姥姥 47
小舅 51
坂本寅吉的故事 54
一个叫兵的女孩儿 58
好好活着 61
情的味道 64
酒“涩”心情 66
忍者为龟 悟者为佛 68
行走在季节的边缘 70

幸福是一种体会 72

天国里的微笑 75

不老的黑龙潭 79

鹤山遗韵 81

亦晴亦阴自多情 85

天烛照耀的花园 88

马特和马丽 91

村庄 狐狸 狗 97

落英随风

尘埃吹过的天空 105

地狱城的玫瑰 114

簪子 127

情感 137

这个春天有点冷 149

作业本 151

意外 153

回头 155

城市的迷雾 1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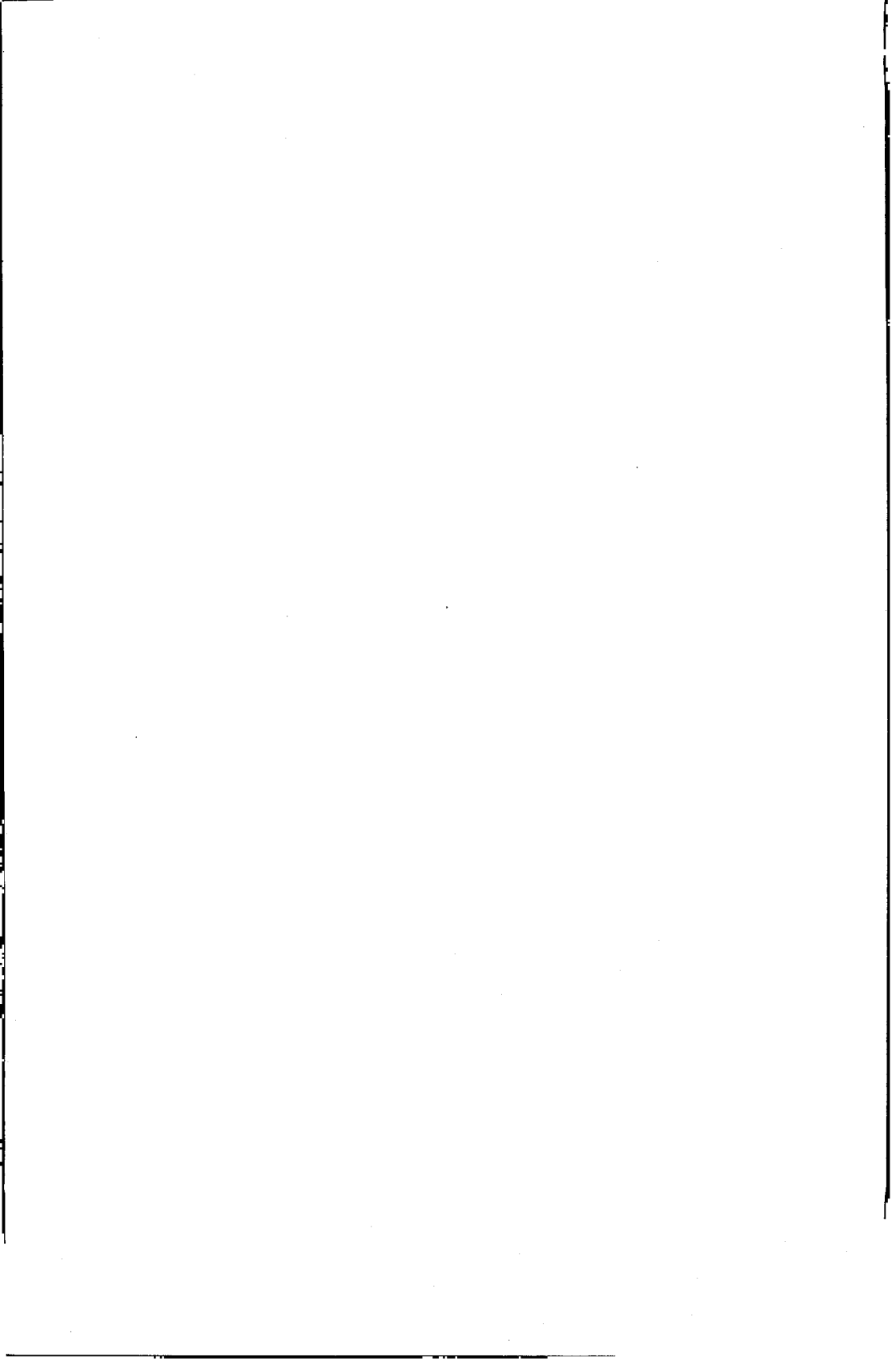
臭蛋与臭球 161

有意无意 164

手的代价 166

心海微瀾





回 家

河南省开封市是著名的七朝古都，它与西安、洛阳、北京、南京、杭州、安阳并称国内七大古都，战国时期的魏、五代时期的后梁、后晋、后汉、后周以及北宋和金都曾在此建立国都，拥有 2700 多年的历史，这个古都便是我久未谋面的故乡。

那年我还在上学，家里突然收到了奶奶病重的电报。从爸妈焦急而隐秘的表情和窃窃私语中，猜测他们正做一个重大决定。家里生活得拮据，山东距河南的路费应该是个不小的数目，父母在带我和弟弟哪个去河南的问题上正犹豫不决吧，我猜测着。说心里话，那时我好想去老家最后看一眼奶奶。长这么大，只在照片上见过奶奶：她穿一件浅色的对襟长衫，挽着高高的发髻，慈眉善目、一脸端庄地坐在一把老式椅子上。端详着照片上的人，怎么看都不是想像中的奶奶，一个唐诗宋词里中走出的大家闺秀活灵活现地出现在面前。任我怎么想像，那个眉清目秀、典雅如画的古典美人都与一生清贫的奶奶扯不上关系。从此，奶奶在我心里成了一个谜。

然而，父母的决定让我大失所望，他们决定带弟弟去老家。是啊，也许，在奶奶眼里看到孙子总比孙女更让她高兴吧，这样想着，也只有无奈地接受现实了。心里却涌出几多委屈，我对着奶奶的照片说：知道我有多想你吗，但因为我是女孩，今生今世可能再也见不到你了……

奶奶终没有留给我机会，那个冬季，她穿着自己针针线线花了几年时间精心缝制的寿衣寿终正寝。临终前，她的两个儿子——父亲和叔叔均守在身边，争相为她洗脚擦身，也算补偿了儿子们长年不在家中服侍的遗憾。

2004年国庆节，怀着对故乡多年的牵挂，我终于踏上了发往中原的列车。遗憾的是，此时父亲驾鹤西去已有两年，否则他怎会不与我同行来看望魂牵梦绕的故乡呢。

火车到开封站的那个凌晨，天上飘着时急时缓的雨点儿，古都笼罩在灰蒙蒙的雾霭中。简陋的车站闪着若隐若现的灯火，下车的人躲着雨点匆忙走出了视线。想像中故乡的亲切突然被一种凄凉的陌生感替代。这样的天气里，姐姐的家人不会来接站了吧。我猜测着正想打车自己按着地址寻去，却看到了姐姐的儿子——我的外甥在雨中挥着手，一股暖流涌过了全身，故乡里还有我的亲人！透过淌着雨水的车窗，我用湿热的眼睛吻着故都的热土，故乡，你可安好？

姐姐与我同父异母，且比我大十几岁。差不多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才知道家乡还有个姐姐的。姐姐自小跟随爷爷奶奶长大，父亲年轻时辗转全国各地，最后把足迹落在了齐鲁大地，始终没照看过远在故乡的姐姐。“文革”中父亲被造反派打倒，背上了“莫须有”的罪名。他担心自己的问题株连到远在故乡的亲人，始终隐瞒着与姐姐的父女关系。所以，姐姐，从小便是个孤苦的孩子，年迈的爷爷奶奶是疼爱她的父母，开封惠家胡同里的一砖一瓦见证了这个没有享受过父母之爱孩子的成长历程……

姐姐的家位于著名的大相国寺对面。她的居所没有想像中的宽敞和富丽堂皇，甚至可以称作破旧，但屋内收拾得整洁明亮，一尘不染。与姐姐密切往来始于父亲得病后的最近几年，父亲病前姐姐来过家中几次，可能从小不在一起生活的缘故，缘于血缘间那份浓浓的亲情，始终没有让疏离了太久的我们感觉到。只在父亲瞬间倒下的那一刻，突然知道天地间还有另外一个人在为同一个父亲的生

死牵挂着，问候虽然来自遥远而陌生的故乡，患难与共时血缘的红绳便牢牢地系住了那份陌生的亲情，也让我和姐姐拥有了亲如手足的温暖。

几天来阴霾始终罩在古都的上空，漫步在雨中的故土上，我找寻着祖先行走的足迹。街道显得过于狭窄，商厦里没有流光溢彩、人流如织的繁华。走不几步，却有大大小小古色古香的门楼牌坊、石碑石刻映入眼帘。相国寺、铁塔、龙亭、包公祠、开封府、禹王亭、清明上河园、山陕甘会馆陈列于古都的大街小巷。

创建于公元555年的大相国寺是全国十大名寺之一，至今香火兴旺。自古以来寺院均占据名山之地，佛门子弟修行，也总选在僻静地界。唯独开封大相国寺不同，它居于人烟稠密、繁华热闹的城市中心，实乃一奇。

大相国寺的庙会，在北宋时期达到极盛。别处庙会大多一年一次或几次，相国寺每月就开放八次！大相国寺庙会的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影响之深确是登峰造极了，宋王朝也从中获得了大笔税收。

小城的文物古迹实在多如牛毛，枚不胜数，而每一处古迹文物中都能找到相对应的历史人物或家喻户晓的传奇故事。走进故乡，就像走进了中国历史的大博物馆，在这里，能看到许多历史人物栩栩如生地走来，亲临其境的感觉让人仿佛看到了历史的重现。

中国最浩繁的小说总汇《太平广记》是宋太宗在开封这块土地上，诏命翰林学士编撰的一部卷帙浩繁的笔记小说总集，它是我国现存最完整、范围最大的笔记小说的大汇编。除此之外，开封还保存着多项中国之最：最早的水上运动场，最早的水上公园，最早的商业街，最早的戏院，最早的跳伞塔，最高的悬河，跳水运动之始，最大的大型游乐场，中国第一部编辑家的评传等。

古都的食文化也极为发达，遍布城区的小吃可谓名目繁多、五花八门。常见的有：鲤鱼焙面、灌汤包子、炒凉粉、清汤东坡肉、江米切条、牛肉烩馍、黄焖鱼、马豫兴桶子鸡等。

鲤鱼焙面是开封传统名菜，由“糖醋熘鱼”和“焙龙须面”两道名菜配制而成。传说，清朝慈禧太后逃难时停留在开封，开封府名厨贡奉“糖醋熘鱼”和“焙面”两道名菜。慈禧见状后，心血来潮说道，鲤鱼静躺盘中，大概是睡着了，应该给它盖上被子，免得受凉。随之起筷将“焙面”覆盖鱼身，“鲤鱼焙面”从此传为佳肴了。

炒凉粉是当地人喜食的一种风味小吃，走在路边随处可见摆放的凉粉摊子。把粉芡配水打成稀糊，入沸水成熟糊晾凉，即为凉粉。炒凉粉是以凉粉为主料，加入少量的油，把凉粉放入平底锅内，然后佐以豆酱、葱、姜，用锅盖盖住闷少许。炒好的凉粉热香鲜嫩，焦而不糊，爽口无比。

每日目睹着古迹，享受着佳肴，浓浓的故乡情溢满了游子的心。漫无目的地行走，随便走进一处寻常的建筑，可能就进了一座千年的古迹或名人纪念馆。

走进那家“刘少奇在开封陈列馆”时并没意识到这里曾是一代伟人刘少奇人生最后的驿站，这个不起眼的建筑原是开封市人民政府所在地。“文革”中，林彪“四人帮”集团制造伪证，罗织罪名残酷迫害伟人刘少奇。1969年10月17日，重病中的刘少奇被那架军用飞机送到开封“监护”。他在这里只住了27天，1969年11月12日凌晨蒙冤致死，死时没有一个亲人在身边，甚至在他的骨灰盒上，写的名字都不是自己的。他的死，造成了中国现代史上最大的冤案。

望着这所平常之极的房子，不能想像，一代伟人最后的人生便在这凄风苦雨的陋室里结束了。只有那位火化间的老工人觉察出面前的这位老人，不像那些人所说的死于“某种烈性传染病”的寻常之人，他悄悄保留了伟人的骨灰，才有了后来党和国家领导人让伟人魂归故里的机会……

陈列馆的内室里，伟人住的那张只有几十公分宽长着斑斑锈迹铁床的上方，仍然挂着他当时打过的吊瓶，床上摆放着老人枕过的

白色枕头和床单。朦胧泪眼里，我仿佛看到了三十年前那个凄惨老人最后的时光。听着讲解员叙述着在给他挂的吊瓶中只有普通的消炎药，他的身体也没到病入膏肓的程度，伟人的死在很大程度上是那些人期盼和放任的结果时，我的眼泪夺眶而出，转身走出房间来到了室外的厅里。在这里，我看到一张门板置于地上，问工作人员这是干什么的，回答这是当时老人死去时躺的地方，就是用这张门板把老人抬到火葬场的！

我惊呆了，我只目睹过父亲在“文革”中受过的那些磨难，生死只在瞬间转换，但父亲终以微笑的姿态走进了新时代。伟人，您呢？戎马倥偬，呕心为民，倭寇仇敌的枪炮没能伤之毫毛，和平年代里却被一奶同胞的“同志”致死他乡。辞世前能闭得上那双探寻真理的眼睛吗？去安源的路途上还能看到光明吗？破碎的心灵找到那方安息灵魂的乐土吗？

如水的月光泻在身上，听姐姐讲着过去的事情，心境里装下了牵挂太久的往事。凝视着故乡的明月，那里可有我谜一样的奶奶？她是否着一身长袍，舞着嫦娥一样的长袖眺望着人间？

姐姐说，奶奶终生勤劳，勤俭持家。她特喜欢干净，每天都闲不住。姐姐小时候穿的各式漂亮衣服，都是奶奶一针一线缝制成的。说起奶奶，姐姐满脸的幸福。可奶奶也有一样不好，她害怕死后被人火化了，她曾多次对家人说过这个人生最大的愿望。可那时全国火化已成风气，怎样满足她这个不好实现的愿望，家人头痛了好久。等到奶奶真正故去时，孝顺的父亲和叔叔都犯了难。商量了好久，只能在那个漆黑的夜里，偷偷地用一辆汽车载着奶奶的遗体，把她葬在了老家的庄稼地里。

二十年前的月亮，承载了我对奶奶太多的牵挂。今天我来了，想去看一看梦中萦绕了多年的奶奶，却被告之，那块土地早已因城市的变迁而不复存在了。奶奶，您当初执意的土葬，终于让我未了一生的遗憾。

想在故乡找寻一点早已故去爷爷的印记，始终没能如愿。提及

老人家，家人只用廖廖数言应酬。对爷爷的讳莫如深，让我想起了儿时我唯一一次见过的爷爷。那是七十年代末期“文革”快要结束时，爷爷从老家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来到山东。至亲相逢的话儿没有说完，爷爷的手里便捧上了酒瓶，边喝边摆起了老人家的谱：年轻时我喝酒都是副官给我斟，我喝一杯给我斟一杯，早晨起来连牙膏都得给我挤好放在面前……父亲听此赶紧打断了他的话儿。此时父亲刚刚被“解放”，经历了十年“文革”洗礼的父亲，知道言多必失的后果，何况那个时代多少人都毁于“莫须有”啊。“文革”，已经教会了父亲每时每刻都如履薄冰、小心翼翼地生活，生怕有一点闪失再给自己和家人带来灾难。至于爷爷做过哪届政府的官儿，对我来说都无从考证了，抑或那根本就是他自己杜撰出的一个故事呢……

终于明白全家人为什么对奶奶那么崇敬了，几乎是她一个人，在那样一个贫穷而纷乱的年代里支撑了整个家族。一个挽着清朝发髻瘦弱的小脚女人，该用怎样的毅力来完成她传承家族的使命啊，今天的我，只能对着月中的奶奶询问了。

回家的日子萦绕在古色古香、古风古韵中，在故乡历史与现代表、落后与文明的摩擦中，我有了太多的感慨和遐想。我，俨然成了这里的主人，我想这座文化积淀太过深厚的城市，也许真的需要注入一些现代社会的繁华了，就像姐姐家的房子，古老得太过破旧，便经不起风雨的侵蚀了。而姐姐却说，她不会在故乡住多久了，她的女儿已远嫁日本，儿子也在上海读书，这个房子不久便空了。

桌上摆放着外甥女和那个叫秀夫的日本人的合影，相拥着的情侣脸上挂着不能掩饰的甜蜜。我想起了奶奶挽着发髻的面容：奶奶，如果您现在还活着，该做何感想呢？同时心里不由涌出一丝惆怅：以后我再回家，故乡里还有我的亲人吗？

发表于2006年8月31日《榕树下》

溢满回忆的初夏

在初夏的季节里，人总是有些懈怠的。怕了夏日里那火辣辣烫人的阳光，总想窝在有冷气的房间里遐想。此时，我想像着住进一个依山傍水的星级公寓里，透过落地的前窗眺望前方的大海，那海的颜色是湛蓝湛蓝的，蓝得让我有畅游在水里飘飘睡去的欲望。最好还有一张安放得恰到好处的柔软的大床，像听催眠曲般，闭上眼睛，进入一个永不苏醒的梦幻境地。

但我现在只能躺在钢筋水泥构筑的家中，望着窗外一丝不动的绿叶，放飞着自己的思绪。记忆跨过时间的长河，任意地滋长蔓延着。它们像我儿时养过的茧，在缓慢的移动中，吞噬着我思想的绿叶，记忆的片段停留在姥姥家的那座小村庄里。

是啊，我人生最初的记忆也就是从这个贫穷的小村庄开始的。

那时，姥姥说，你小时候可不像我们穷人家的孩子，却没想到让你在我们家受了苦啊。

我小时候啥样？我偏着脑袋问姥姥。

—

虽说我生不逢时，但在那个人人都饥不果腹的年代，父母却没有亏待我。据说，那个带着洋草帽、抱着布娃娃的黄毛丫头曾是当

时这条街上的“名人”。天生的一头黄发被母亲梳理成倔犟的“朝天锥”，每天疯跑于这个小巷的每户人家，仿佛没有她去不到的地方。

一天，姥爷从乡下来到城里。走进胡同口，便看见了那个披着一头黄灿灿头发的小女孩儿背着当时还很罕见的宝剑，在刚下过雨的水里来回捣捣着。姥爷摇着头，问到了我们家。他想赶快看一眼他的这个从未谋面的外孙女儿。妈妈说，你没看到她吗？你来时一定看到她了，胡同口那个最能疯跑的黄毛丫头就是你外孙女儿啊。

只可惜，这样无拘无束的日子只属于了我瞬间，它甚至没有在我人生的记忆中留下一点痕迹，便悄无声息地从身边滑过了。

有时候人是很怪的，总觉得儿时尝过的某样点心最香甜，儿时听过的某支曲子最美妙，儿时见过的某片风景最秀丽。时过境迁，你可以找回那点心、曲子、风景，可是找不回岁月。每次提笔想写点感动自己的记忆时，我都要久久徘徊在人生最早留下情感印记的那片贫瘠土地上。

由于父亲的“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这是我很小就经常听到的一句词语，虽然到现在我也不太明白父亲到底是什么问题），我的父亲被打倒批臭游街住牛棚了，父母自顾不暇，只好把我送到了姥姥家。

从此，我成了泰西这个穷山村的一员。虽然这里没有我一分一毫的口粮，虽然我每天都瞪着大眼找寻山村人碗里那仅有的一点腥味儿，来打打我肚里的馋虫，虽然我的那些表哥表妹们都嫉妒地看着我这个外来户，争抢着他们仅有的还不够填饱他们自己肚子的粮食，我还是在姥爷姥姥的呵护下倔强地一如继往地成长着。

那时，最大的乐趣就是过春节了。离节还有很多日子的时候，我就挨家挨户地瞅着谁家猪圈里的猪最肥，然后以最快的速度报告给姥爷。姥爷是十里八乡有名的屠夫，他杀猪的本领一流。一头几百斤重的大肥猪，在姥爷的手里用不了一会工夫儿，就变成一盆盆鲜艳诱人的猪肉了。乡里人有个习惯，杀完猪后猪的下货全归杀猪